



林秋芬

臺灣的離婚率逐年攀升，依據內政部統計通報之民國 106 年第 22 週的統計資料，民國 105 年離婚對數有 53,850 對，較民國 104 年增加 402 對；若已離婚的婚齡來看，民國 105 年離婚者之婚齡中位數為 7.8 年，即半數離婚者婚齡未滿 8 年，結婚未滿 5 年者有 1 萬 8,098 對占 33.61% 最多、結婚 5~9 年者 1 萬 1,124 對占 20.66% 次多，可見離婚對數中有超過半數（54.27%）婚齡未滿 9 年，此婚齡正是育有未成年子女的時期，再依照戶政司統計資料中關於因父母離婚辦理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者，民國 105 年有 59,937 名兒少因父母離婚辦理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故近三年的統計資料中顯示每一年約有 5 至 6 萬名未成年兒少面臨父母離婚，臺灣的離婚途徑有兩願離婚及判決離婚，依照戶政司統計資料來看，民國 105 年以兩願自行協議離婚者占 85.01%，透過法院判決、調解、和解者占 14.99%，自行協議離婚者缺少了法院的把關與專業資源的協助，可能於離婚過程中自訂有違兒少利益之協定，或者在

離婚過程中雙方的衝突、負面情緒影響之下，離婚後之一方或雙方以兒少為箝制對方之工具，如再因兒少監護權、會面、扶養費等有所爭執，甚至至法院提起改定子女監護、酌定子女會面等案件，這些案件中我們看見父母的紛爭並沒有因為婚姻結束而中止，父母離婚後不再是夫妻關係，但仍然是父與母的關係，要如何區分夫妻恩怨與父母責任是相當挑戰的，故要高衝突離異父母於日後子女照顧上能夠合作亦不容易，本文以下談何謂離異父母共親職、實務工作者如何協助離異父母共親職及未來臺灣於離異父母共親職的工作上可再努力的方向。

## 壹、何謂離異父母共親職

### 一、離異父母共親職的定義

共親職（co-parenting）的概念並不是指共同父母責任、共同監護，責任與親職應該分開來看，「責任」指父母雙方對孩子需承擔責任，尤指經濟養育方面，可透過計算子女需要和父母經濟能力來釐定，

但「親職」則涉及父母和孩子三方面的考慮，「共親職」的安排需要考量父母合作能力而定，並以孩子的權益為先，顧及他們的感受，聆聽他們的聲音及意見（朱雪嫻，2014）。另 Hardesty & Ganong（2006）則指出共親職是指父母雙方在離婚後可以參與孩子每一項事務，包括孩子事項的討論與決定、分享孩子的醫療與學校資訊、規劃特殊事件，共親職不是指同時運作（co-operation），而是定義參與式父母的概念，表示父母可以從低度到高度的範圍內互動與同意。

Lamela & Figueiredo（2011）指出 Weissman and Cohen（1985）界定四個正向親職聯盟的態度(1)父母對子女事務皆投入(2)父母一方是重視另一方的親職(3)父母一方重視另一方父母對於孩子生活的參與(4)父母雙方皆希望能就孩子事務進行溝通；共親職並不是止於孩子養育責任的分攤，它也意味著父母能夠在孩子事務做決定的歷程中有效率的合作，Maccoby（1990）發現四個離婚後的共親職模式，合作性的共親職被界定為父母間能夠有一個有品質的互動，對於孩子事務有常規性的溝通、最小衝突。

由上述共親職的定義中可見「共親職」不是指共同監護或平分親職，提到皆是父母雙方對孩子事務的參與，依父母的關係衝突程度而有不同程度的合作，理想上的共親職是所謂合作式的父母，雙方的衝突程度是最低的。

## 二、離異父母共親職的模式

Stright & Neitzel（2003）認為合作性的共親職要求父母雙方的親職計畫要一致與整合，衝突性的共親職是高衝突溝通、敵意、批評和競爭，疏離的共親職模式是呈現一種平行親職，對孩子事務並未發展溝通模式，最後一種混合型是父母試圖就孩子事務進行溝通，但同時父母間也有高衝突（Lamela & Figueiredo, 2011）。而朱雪嫻（2014）依據不同合作能力的離異父母：包括輕度衝突、低度衝突、中度衝突、高度衝突及嚴重衝突，及不同親職運作模式（指合作共親職模式及平衡親職模式），混合成一個連續體來考量：

### （一）合作共親職模式（Cooperative Co-parenting）

離異父母之間就親職事宜保持高度合作與溝通，適合合作能力較高的輕度衝突的離異父母。

### （二）衝突共親職模式（Conflictual Co-Parenting）

離異父母間彼此仍可保持一些基本的合作和接觸，越多衝突，越需要清晰及具體列出合作細節的範圍，這模式適合有合作意願，但排除衝突的能力較弱的低度及中度衝突的父母（Mild to Moderate Conflictual Co-Parenting）。

### （三）平衡親職模式（Parallel Parenting）

離異父母間彼此保持最少的合作和接觸，各自與子女單獨進行親職教養，不得干擾對方，這模式適合難以合作的高度衝

突的父母(Highly Conflictual Parenting)。

#### (四) 分隔模式/單親 (Separated/Single Parenthood)

當一方的父母親被法庭視為會對前配偶或子女造成危害，或許會被終止探視，需在監督下才可與孩子接觸。另外一些人士，因個人因素而在離異後自動放棄與孩子接觸和聯繫，使成為真正的單親。

從上述依照離異父母雙方之衝突程度而分為四種不同的親職模式，特別是第四種所謂單親的模式（非共親職）是被法庭認為有危害前伴侶或兒少或者非同住方自動消失而使得孩子生命中僅只有一方父母，理想上我們期待離異父母能共同承擔子女的養育責任到兒少成年（20 歲）。

離婚後雙方關係的重新建構是重要的，如 Lamela & Figueiredo (2011) 指出單方父母可能會重新建構父母角色及先前婚姻角色間與對方的關係、建構清楚的界限，另一種可能會設定適合溝通的主題（限制溝通與決定只在有關孩子的事務）或限制溝通形式（只用寫的），有些父親宣稱自離婚後兩年已經沒有與孩子聯繫，此乃為避免與前妻有所衝突（King & Heard, 1999; Marsiglio et al, 2000）。所以我們必須理解與評估每一對離異父母的關係，將孩子最佳利益擺在前端思考，與離異父母討論如何讓雙方都能參與子女的生活與承擔子女照顧責任。

## 貳、高衝突離異父母的特性與衝突程度評估

並不是所有的離異父母在共親職上都有困難，需要專業支援與協助的是高衝突離異的父母，這些父母的特性與困境及衝突程度評估如下：

### 一、高衝突離異父母的特性與困境

Boyan & Termini (2011) 認為父母衝突可能是以任何的行動或文字引起焦慮，並把孩子擺在雙方衝突中；Termini (2016) 提到高衝突離異父母的特質出現在以下五個部分 1.關係損傷：經由衝突/敵意維持連結、婚姻分離的負面故事、無法去信任對方、失去陪伴、無控制能力，2.親職的損傷：不知道怎麼去做一位合作式父母、關於育兒事宜長期無法溝通、缺乏保護孩子免遭衝突所必需的知識、分離前後對育兒角色有不同的認知、分離後對當父母有不同的認知、擔心另一方的育兒能力是否足夠，3.思維錯誤：現實感不好、扭曲/曲解資訊、固著思維，4.自我為中心：否認對問題的責任、責怪他人、無法從他人的觀點來看待情況、關於批評是非常敏感的，5.認可司法處理：沒有對他們離婚前後的破壞性行為而負責、認可離婚過程中的對抗行為、高比例的訴訟和再訴訟。

實務上，筆者常見於離婚案件之家事商談的當事人在離婚前、中、後的憤怒、不滿、不甘心、悲傷等情緒若無法有效因應與調適就很容易會藉由孩子事務的刁難去報復另一方父母，把孩子拉到父母雙方的爭奪戰場上，要孩子當傳聲筒，與孩子聯盟對抗另一方，這樣高衝突離異之父母

的狀態對孩子在面臨父母離異時的身心調適有著負面的影響，如何降低對孩子的影響，Boyan & Termini (2011) 提到 Marston (1994) 指出影響孩子正處於或家庭分離之後的健康調適與發展的五個要求：1. 孩子必須從父母的衝突中被移出，2. 孩子必須被允許可以愛父母雙方，3. 孩子必須能夠與父母雙方維持關係，4. 父母必須重新調整它們的關係從前配偶到親職夥伴，5. 父母必須成功的因應離異對個人的影響並重新建構生活。

當專業人員協助離異父母建構共親職計畫時，必先理解對離異父母來說要面對的挑戰第一步是從配偶關係移轉到親職夥伴的關係，如 Nehami (2004) 指出離婚後，配偶的角色與認同是被法律與社會所切斷的。夫妻變成前妻與前夫，但仍然維持他們是孩子的父母角色，對於離婚者很難去因應角色「存在—不存在」與其離婚後的內在經驗有關，特別是仍維持離婚前的配偶角色與認同的人會難以去因應這些外在角色的失去與認同，在同時維持父母角色與認同時，過往情緒經驗很容易被引發，又提到有些孩子的外表長相或行為像前配偶，可能使配偶之一方持續地經驗衝突，產生關係截斷或不參與行為。因此，若可協助夫妻去經歷完整的悲傷與角色再認同過程，便可型塑一個較平衡及合作性親職的功能。

由上述文獻資料與筆者實務經驗發現，離婚後的父母的需要經過自我調適離婚所帶來的身心影響，區分伴侶關係與父

母關係，與前配偶的關係能夠重新調整為親職夥伴的關係，才較有可能形成共親職狀態。

## 二、離異父母的衝突程度

父母的衝突程度影響共親職的程度，如之前提到的幾個共親職模式，關於低、中、高、嚴重衝突的具體評估指標為何？Boyan & Termini (2011) 提到了 Garrity & Baris (1994) 發展了一個衝突評估表，幫助提供這些已分開的家人服務的專業人員評估父母呈現的衝突程度，且使用這個衝突表去設計一個基於孩子年紀與父母所顯露衝突程度的探視孩子計畫，此衝突評估表如表 1。

當我們評估父母的衝突程度之後，較能擬定適合的處遇計畫及子女探視方案，文獻與筆者實務經驗發現處於中等嚴重、極嚴重衝突的父母並不適合共親職，朱雪嫻 (2014) 在建構「離異父母共親職計畫」的評估要點中提到有虐兒傾向、疏忽照顧、家庭暴力、酗酒、吸毒、嚴重精神疾病、情緒混亂或持續嚴重衝突的家庭並不適合共親職，又 Hardesty & Ganong (2006) 於「婦女如何決定監護權及與施虐的前夫進行共親職」一文中提到受訪的受暴婦女認為前夫持續藉由孩子事務的合作但實際是持續施行對她的控制。故專業人員必須謹慎評估父母的衝突程度，特別留意有家暴史之父母，需要專業支援介入方可能有最低限度的共親職。

表 1 衝突評估表 (Boyan & Termini, 2011)

	最低	輕微	中等	中度嚴重	極嚴重
合作式親職	偶爾在孩子面前指責另一方父母	沒有威脅式的口語虐待或身體暴力的歷史	孩子沒有直接被危及，但是父母相互危及到彼此	處於身體或情緒虐待	
有能力把自己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分開	偶爾在孩子前面口頭爭吵	大聲爭吵	暴力的威脅	因藥物及酗酒造成的損傷	
能認可另一方父母的重要性	詢問孩子有關另一方父母生活的私事	威脅限制與另一方的接觸	大力關門，摔東西	嚴重心理病理	
成人之間能夠透過語言處理衝突及偶爾表達憤怒	偶爾的嘗試與孩子聯盟對抗另一方/母	訴訟上的威脅	口頭上威脅要傷害或綁架		
可迅速的控制負面情緒		持續的嘗試與孩子聯盟對抗另一方父母使被孤立	不斷的訴訟	嘗試形成一個永久或持續聯盟孩子反對另一方父母（離間症候群）孩子正經歷情緒上的危害	

## 參、專業介入與專業間的合作

國內家事商談服務的推動始於內政部兒童局自民國 94 年度起即結合司法院與各地方法院合作，以政策性補助民間團體辦理「離婚案件之未成年子女及其家長諮商或商談服務」，透過商談人員協助離婚夫妻尋求雙方均滿意的衝突解決方式，商談議題包括離婚後的子女監護權歸屬、生

活、探視、教養、居住及財物分配等各種安排，協助家長保持正向、良性的互動關係，共同合作教養子女，促進雙方和平理性溝通，提高協議履行之動機，減少雙方與子女因離婚造成的傷害，進而保障子女之成長權益（林秋芬，2013）。此方案之中央主管機關已於民國 102 年移為衛福部社家署，民國 105 年度全省共有 11 個社福團體承辦此「離婚案件之未成年子女及其家長商談服務」方案，執行方案的專業

人員必須要了解高衝突離異父母之特性，透過專業評估、運用專業技巧、擬定介入計畫協助高衝突離異家庭。以下談建構「離異父母共親職計畫」的評估與專業間合作：

## 一、建構「離異父母共親職計畫」的評估要點與介入

依據朱雪嫻（2014）提到的評估要點共有 12 項，但該文僅有要點而無詳述內容，以下就其提 12 項要點，筆者加入實務經驗與本地文化，談評估與介入的實質內容：

### （一）父母各自對於共親職的認同程度

每一對父母對於離婚後，非同住一方父母的親職參與的認同程度不同，實務上常見因對對方的不滿而禁止對方再與孩子接觸，故專業人員也需要認同共親職的重要性，並對於父母教育關於離異後雙方親職參與、親職承擔對孩子之重要性。

### （二）父母間的互信程度、合作能力及溝通能力

互信程度常因處理離婚前、中、後的衝突而削減，合作能力也牽涉合作的意願，溝通能力也許在婚姻中就缺乏，故專業人員需要透過與父母雙方討論子女會面方案、扶養費給付等事宜，以實際之行動、多次試行、調整來重建雙方的信任、建立新的溝通方式。

### （三）父母的個別特質及彈性的評估

專業人員與父母工作時評估個別特質是常態，或是遇到現在婚姻困境出現的防衛，能夠協商是需要雙方皆有彈性空間，堅持與固著的一方會限縮另一方妥協、讓步的空間，實務上提醒孩子最佳利益或觸動父母內心對孩子的愛，去鬆動固著的父母，有時是有其效果。

### （四）父母的衝突狀態與情緒管理能力

衝突狀態可以依照表 1 來評估，就不同衝突狀態與個人情緒管控能力，有時需要先藉由個別商談之工作來加以協助，方能進入雙方之商談討論共親職。

### （五）父母的調適及親職能力

離婚被視為人生壓力事件中的極高壓力之一，過往研究認為需要兩年到五年的調適期，尚處在離婚所帶來之負向情緒中的人需要專業資源如個別諮商，調適不佳的父母是不容易從前配偶的關係中移轉到親職夥伴的關係；在婚姻中也許一方就不信任、不滿意另一方的親職表現，或一方的親職表現原本就差強人意，離婚後需要單獨教養子女，需要評估雙方親職能力而與雙方定訂子女教養照顧計畫。

### （六）父母居所的距離及交通需要

距離的確影響雙方離婚後的子女照顧計畫，如雙方居住的距離是子女會面計畫擬定的重要考量，如北部與東部之交通不便利、耗時的狀態下，需考量交通而擬定雙方合作計畫。

### （七）父母工作時間與假期規律

並非所有的父母都是周休二日，加上需要配合孩子的生活、學校作息，很多月排休四天的非同住父母，就只能利用排休的時間與孩子相處，特殊節日的安排亦要衡量雙方工作時間。

### (八) 親子關係的品質

過往親子關係的狀態也影響孩子是否樂於再與非同住方父母相處，例如目睹家暴的孩子對於與家暴相對人會面可能會有抗拒與感到恐懼，或者過往親子關係是疏離的、阻斷的，評估親子關係的品質、過往互動經驗等，也許可考量以漸進式的親子互動為先。

### (九) 子女的年齡、性別、發展階段的身心需要

嬰幼兒與青少年階段的孩子的成长需要絕對不同，如青少年階段孩子的自主性強，可以有其自己對於與非同住方互動的想法，應多聆聽他們的意見，嬰幼兒時期與主要照顧者依附緊密時，另一方父母如何參與是要斟酌孩子的年齡、性別與該發展階段的需要。

### (十) 子女間之情感、情緒及社交上的需要

手足不分離原則是監護權訪視評估的參考原則之一，但父母時常將孩子如同財產般分配，如一人一個，為考量手足面對父母婚姻變動而隨之而來的生活變動之壓力，手足不分離讓手足與同一主要照顧者生活，可以相互支持以面對父母離異之壓力。

### (十一) 子女的健康或特殊需要

實務上常見孩子有特殊疾病需要特別護理與照顧，父母分開後如何讓孩子受到的特殊照護不受影響是重要的，或者有些孩子罹患糖尿病需要注射胰島素或特殊飲食，這些需要能否在孩子與另一方相處時也獲得妥適的照料需要評估。

### (十二) 文化、宗教因素

文化因素中對於除夕夜之年夜飯、掃墓等，一般會以男方為主，族群差異亦要考量如原住民父母會希望孩子可以參與原住民之豐年祭；有宗教信仰的孩子，父母如何在分開後維持孩子宗教信仰的最小變動重要的。

以上為筆者就此 12 要點提供實務經驗，當我們與離異父母討論共親職計畫時，這些都是需要納入與父母討論，而每一個高衝突父母都需要個別的專業支援。

## 二、團隊的合作

高衝突離異的家庭是需要多專業的共同協助，如法律、心理、社工的專業合作，特別衝突的個案更需要法院的強制力，臺灣已於四年前於全省地方法院設置家事服務中心，每一個承辦機構的性質不同就發展出不同樣態、內容的服務，筆者服務的花蓮地院家事服務中心之三級服務如表 3，建構離異父母共親職需要團隊相互合作的模式，依據香港的經驗，朱雪嫻（2016）提到的團隊支援服務模式如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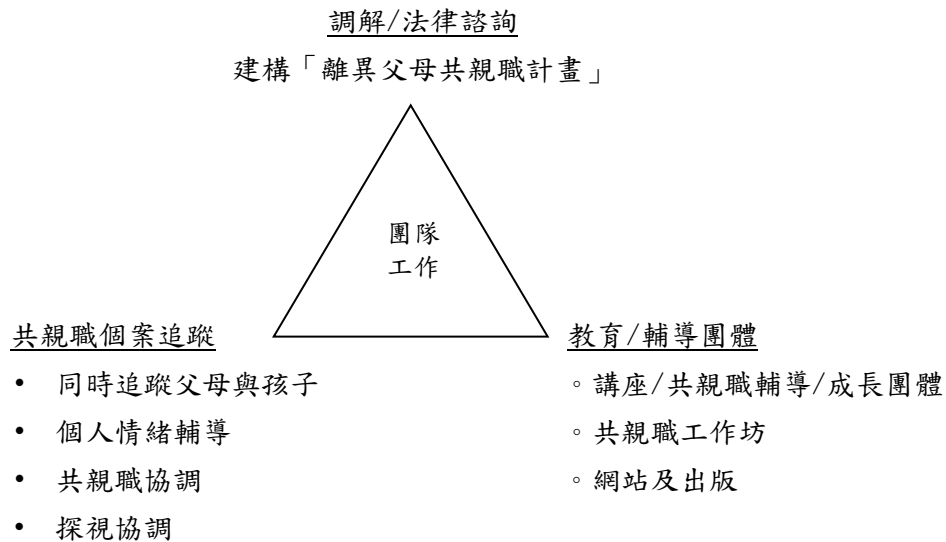


圖 1 團隊式支援服務模式（朱雪嫻，2016）

一個完整的離異家庭服務應該包含如圖 1，包含不同專業相互合作，目前臺灣提供離異家庭服務之社區機構就以花蓮兒童暨家庭關懷協會（以下簡稱花蓮兒家協會）之服務較完整如表 2，花蓮兒家協會的服務自民國 98 年開始承辦社家署之「離婚案件之家長及未成年子女家事商談服務」，透過家事商談服務提供親職協調、探視協調、個人情緒輔導、夫妻聯合商談、電話追蹤輔導，個案來源為自行求助與相關單位轉介有需求當事人，家事商談部分是每一位當事人（父母、子女）有其專屬商談員，透過社家署提供的補助，當事人可接受 12 次個別與商談與聯合商

談；民國 101 年開始辦理社區離婚父母教育講座、校園教師家事紛爭處理的宣導至今，民國 102 年加入「家事案件之兒少證人法庭輔導服務」、民國 104 年辦理離異父母之媽媽團體、爸爸團體、子女團體，出版品則有釋手聯談手冊 1 至 3 集、繪本則有「我的爸媽離婚了」、「好吵，好吵」兩本、影片「釋手聯談」、「為難三部曲」、「家是選擇題」，尙努力建立與發展臺灣之模式中，另兒福聯盟為臺灣最早推行離異父母工作之單位，其發展與服務亦值得學習，其餘社福單位對離異家庭共親職的概念與服務模式尙陌生。



表 2 社團法人花蓮縣兒童暨家庭關懷協會之離異家庭三級預防工作

三級工作	項目	期間
初級預防 宣導	大型社區宣導	民國 102 年至今
宣導	倡議關注父母離異兒童權益	
宣導	「當探視紛爭發生在校園」教師研習	民國 102、103、106 年
出版品	CRC 離異父母兒童權利倡議	民國 106 年
	釋手聯談手冊 1：離婚調解	民國 103 年
	釋手聯談手冊 2：子女會面	民國 104 年
	釋手聯談手冊 3：扶養費	民國 105 年
	影片三部、繪本兩本	民國 103 年至 105 年
次級預防 講座	離婚相關議題之社區講座（於協會、書城、咖啡廳）	民國 101 年至 104 年
三級預防 商談	離婚案件之家長及其子女家事商談	民國 98 年至今
輔導	兒少證人法庭輔導服務	民國 102 至 104 年
團體	爸爸團體、媽媽團體、子女團體	民國 104 年

民國 104 開始至今花蓮兒家協會亦透過承辦花蓮縣政府駐地院家事服務中心（花蓮家事服務中心）提供法院當事人完整與深度之服務，在結合母機構原本已發展之服務項目，更全面服務到社區與法院之離異當事人，如表 3：

表 3 花蓮家事服務中心之服務

三級工作	項目	期間
初級預防 宣導	校園親職講座（家事紛爭相關）	民國 104 年至今
宣導	校園教師宣導	民國 104 年至今
宣導	相關文章媒體投稿	民國 105 年至今
出版品	子女聯絡簿 共親職文件夾	民國 106 年
	影片一部 家是選擇題	民國 106 年
次級預防 諮詢	法律諮詢、心理諮詢、一般諮詢	民國 104 年至今
講座	父母教育講座 24 場/1 年	民國 104 年至今
三級預防 商談	個別諮商、家族會談	民國 104 年至今
輔導	成人、兒少法庭輔導服務	民國 104 年至今
協調、促進	子女會面服務	民國 105 年至今

## 肆、建議

香港政府、社福團體從 2013 至今透過政府與民間單位協力有每三年之「離異共親職」實驗性方案的推展，並進行公眾宣導、辦理多場共親職研討會、專業人員培訓、親職協調員認證課程、相關書籍、影片出版，對離異父母提供的支援服務形式比臺灣豐富與多元，反觀臺灣的離婚率排行為亞洲第一，在離婚父母的支援服務上僅有「離婚案件家事商談服務」方案，此方案也非全省皆有提供，僅少數縣市，且目前承辦之單位多與法院合作，僅於法院提供法院當事人商談服務，少數承辦單位位於社區提供商談服務如花蓮兒家協會、兒福聯盟，再加上臺灣有近九成之離婚是自行協議，並未透過法院，未有任何專業資源介入與把關的自行協議離婚，父母極易訂定違反兒童權利之協議，故增加社區服務資源與公眾宣導皆是刻不容緩，以下針對專業人員及政府給於「離異父母共親職」工作之建議。

### 一、提供家事商談、駐點於家事服務中心的專業人員

#### (一) 評估父母衝突對孩子身心的影響，連結所需資源協助

依據林秋芬等（2016）的研究發現離異父母進行共親職時難以考慮子女心理上的適應與需求，故當專業人員與高衝突離異家庭工作時，需要評估子女所受到的影

響並連結所需要的資源及服務的規劃上應納入這群未成年子女。

#### (二) 評估離婚事件對離異父母身心的影響，連結所需資源處理個人情緒

實務上發現離婚當事人的調適與情緒因應需要資源介入，唯有當事人的情緒穩定才能思索與對方合作照顧兒少或顧及兒少的身心發展需要。

#### (三) 提供離異父母之親職合作指導

依據林秋芬等（2016）的研究發現離異父母認同共親職的重要性，但是知易行難，在執行上感到困難，依據前面所述的建構離異父母共親職之評估要點評估父母雙方的衝突程度、認知能力等，並不是每一對離異父母都適合共親職，有些涉及家暴之離異父母藉由共親職而繼續箝制前配偶，造成主要照顧者與孩子的身心壓力，故事前評估與提供親職合作指導是重要的。

#### (四) 在職教育應增加如何與高衝突父母工作相關之知能

高衝突離異家庭有者複雜的動力關係，對於高衝突個案的關係動力、親子疏離症候群的評估與介入技巧，都需要於專業人員在職教育中加強此部分。

## 二、對政府、社會大眾宣導之建議

### (一) 政府

#### 1. 對於離婚父母提供多元之援助措施

民國 105 年全省僅有 9 個單位承辦 11 縣市家事商談服務，反觀香港的離異父母的支援服務網絡是從孩子到父母的整全服務，並有多個社福單位提供社區家事調解、培訓親職協調員，在香港社區服務的提供是普級。臺灣政府應該重視臺灣的高離婚率，為離婚家庭提供多元化的服務，陪伴父母與兒少度過這階段與鼓勵後續共親職。

2.專業人員在職教育課程辦理應增加對離異父母共親職的相關知能

「離異共親職」的概念引進臺灣是始於 2016 年由承辦社家署公益彩券盈餘補助之「離婚案件之未成年子女及其家長商談服務」有八年之久的社團法人花蓮縣兒童暨家庭關懷協會所引進，從研究調查開始，同時於 2016 年辦理一場兩天之「以兒童為本—離異父母共親職之港臺專業研討會」，獲得與會者極大的回響，故新的概念、模式的應用需要培訓專業人員以能提供適切服務。

## (二)公眾教育

### 1.大眾宣導離異父母共親職理念

社團法人花蓮縣兒童暨家庭關懷協會於 2016 年開始於社群媒體進行共親職理念之倡導，以一小單位之力量畢竟有限，故協助大眾對於共親職理念有所認知，還需要以多元的方式多加強大眾對離異後父母親職參與責任重要性的認知，如香港於全港大眾運輸工具張貼「夫妻緣不在，親

子情永在」的海報，多場次社區宣導的辦理，亦與多個民間單位合作推行三年一期的實驗性方案。

### 2.倡議父母離異兒童之兒童權利及監護“責任”而非權利

香港民間近幾年推動管養權（監護權）的相關改革，所謂從「權利」到「責任」的移轉，香港認為現行法律中強調「監護權」與「探視權」，偏重父母的權利與權能，隱含輸贏的比較，在臺灣的實務現場亦發現父母為了搶奪監護權，或者父母雙方更加深敵視與相互攻擊，或者一方有拐帶子女出境、限制/禁止對方探視子女的行為，兒少成為父母相互爭奪下的犧牲品，違反兒童人權，兒少的權益被忽視，故建議透過宣導活動、媒體運用等方式以倡議父母共同承擔子女的照顧責任、兒童才是權利的主體。

### 3.倡議離婚家庭不等於單親家庭，鼓勵共親職

社會普遍對單親家庭貼以負面標籤，父母離異的家庭，雙親都還在，只是大人分開了，另一方以不同方式與程度參與親職工作，故應該倡議離婚家庭不是單親家庭的概念，亦鼓勵未與孩子同住方的親職參與。

（本文作者為花蓮縣政府駐地院家事服務中心督導/社工師/諮商心理師）

**關鍵詞：**高衝突離異、共親職、家事商談談

## 參考文獻

- 朱雪嫻等合著 (2014)。家事調解實務技巧。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出版。
- 朱雪嫻 (2016 年 10 月)。離異父母關係類型與不同親職模式。黃宜珍，以兒童為本之離異父母共親職港臺專業研討會，門諾醫院。
- 林秋芬 (2013)。諮商心理師於民間團體場域進行夫妻家事商談之實務經驗初談。輔導季刊；49 卷 1 期 (2013/03/01)，P72-77。
- 林秋芬 (2016 年 9 月)。離異中、後之父母對共親職之概念與行動的調查研究。萬育維，以兒童為本之離異父母共親職港臺專業研討會，門諾醫院。
- 賴黃雪詠 (2016 年 6 月)。How does children-focused Co-parenting Approach work in the Local Context? Co-parenting Seminar: The Crossroad to Parental Responsibility - Pilot Practice of Child-focused Co-parenting Work in Hong Kong, HK.
- 內政部統計處。統計通報 106 年第 22 週。民 106 年 6 月 29 日取自 <http://sowf.moi.gov.tw/stat/week/week10622.pdf>
- 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人數按性別、原因及歸屬分 (按發生日期)。民 106 年 6 月 29 日取自
- Baum, N. (2004). Coping with “Absence-Presence” Noncustodial Fathers parenting behavior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74(3), 316-324.
- Boyan, S.M & Termini, A.M. (2011). *The Psychotherapist As Parent Coordinator in High-Conflict Divorce: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New York: Routledge.
- Hardesty, L.J & Ganong, L.H. (2006). How women make custody decisions and manage co-parenting with abusive former husband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3(4), 543-563.
- Lamela & Figueiredo (2011). Post-divorce representations of marital negotiation during marriage predict parenting alliance in newly divorced parents. *Sexual and Relationship Therapy*, 26(2), 182-190.
- Termini, A. M. (2016. June). *Creating a Window of Hope*. Parenting Coordination Training, HK.